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不可忘却的红色记忆

编者按：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要举措，是党保持永远年轻的重要法宝，更是党不断开创未来的重要基础。当下，全党正在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数十年风云激荡，一代代共产党人以无畏的奋斗、无私的奉献、无悔的牺牲，写下了一部精神的史诗。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们编辑专版，开设专栏，重温巴陵大地上的“红色记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感受共产党人的理想之火、信仰之光，以此来汲取永葆生机、不断前行的强大能量。

# 望极连云已到家

## ——刘志坚中将回故乡记事

□王幼飞 撰文·摄影



刘志坚中将像

1985年金秋十月，开国中将刘志坚和夫人刘菜瑛回到家乡平江县。刘将军时任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兼政委、党委书记，是在职首长。10月30日这天，湖南省军区、省委接待处有关领导陪同，派一辆白色小车送到平江，岳阳地区和平江县负责人在平江迎接接待。

10月31日上午，刘将军一行去到县城东郊天岳书院，参观平江起义旧址。刘志坚将军身穿银灰色中山装，头戴灰色帽子，手拿着拐杖，从小车上下来，径直从天岳书院大门进去，走进东厢房，望着墙上挂着的彭德怀戎装像，久久不挪步。他动情地说：“你们想想，1928年正是大革命失败，国民党反动派到处抓捕屠杀共产党人、革命志士的时候。身为湘军团长，每月有240块大洋，却在这最黑暗的时候加入共产党，在这里发动暴动，领导起义，将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彭德怀这是什么样的壮举？这是什么样的共产党人？1930年夏，彭老总率红三军团在这里召开打长沙誓师大会，我就是这个时候参加红军的。”

刘志坚参加红军后，参加了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全国解放后，任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总政宣传部部长，总政副主任。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刘将军想起浴血征战，九死一生的岁月，感慨：“彭老总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啦！”他讲：“在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我右腿被打伤，长征到达云南又负重伤，都是彭老总批准抬着我继续行进。没想到我能活到今天啊，可彭老总去世10多年了。在我们这些老战士心里，他是永存不死的。”

刘将军穿过走廊进入西边大房，这是原士兵食堂，经改造新设立了陈列馆。刘将军走进陈列馆，看到墙上挂有平江起义领导人的像，刘老指着其中的邓萍像说：“邓萍是长征中在打遵义时牺牲的，是长征中牺牲的唯一军团级将领，时年只27岁，太可惜了。”

从陈列馆出来，刘将军沿着走廊看了原士兵宿舍，在馆内工作人员引导下进入休息室，稍坐喝茶。墙上挂有中央领导人

和多位老将军为平江起义旧址修复、纪念陈列馆开馆赠写的题词，其中有刘将军写的“发扬革命传统，振兴中华”的条幅。他看到众人站在题词前欣赏，连说：“现丑了，现丑了。”纪念馆负责人已经摆好笔墨纸张，请求刘老再题词，他谦逊推辞不肯写。在场的地方领导帮忙劝请：“老将军难得回来，一定要请留下墨宝，作好纪念”。大家鼓掌恭请。刘老说：“又献丑了”，提笔写下：“继承平江起义革命精神，振兴中华，实现四化。”

出大门后，刘老将军回望大门上“天岳书院”的牌匾，他高兴地邀请陪同的同志一起合影。刘老将军说话声音宏亮，眼珠墨黑，明亮生辉，看人视物，神采奕奕，身体健朗得完全不像年过古稀的老年人。

这天刘老将军要回乡下老家去，县委副书记王惠湘陪同前往，我和县老干局傅依明局长同坐县委的一辆吉普车随行。

两辆小车往东行将近一个小时，越过牛串坪，远望莽莽连云山高耸蓝天，白云逶迤山腰，似壮丽的飘带，又像连绵的炊烟。车子进入献冲公社境内，在经过一个山谷路口时，前面的白色小车转向左边的一条机耕道。两辆小车往前开了一段路，不断遇到有挑担、推车的行人经过，由于路窄，有点不好避让。这时刘将军要司机师傅停车靠边，自己下来要步行。大家都下车，跟着他往前走。

刘老将军指着东南边大山说：“我一望到连云山，就晓得快到家了。”故乡路遥是天涯，望极连云已到家。刘将军踏上魂牵梦绕回家的路，非常兴奋，指着远山瑰丽的一片农舍：“你们看，前面就是泗洲坪啦！”他似乎感觉儿时的许多美好记忆涌来，精神抖擞加快脚步。他对跟在后面的人说：“这来往的人都是我们那个村里的乡亲。”过往的人尽管大多都年纪比他小，并不认识，刘将军都不停挥着手向他们致意。乡亲们热情招呼：“刘老首长回来了，老首长好！”他回应招呼：“乡亲们好！”

刘将军拄着拐杖，但拖着多次受伤致残的腿，走起路来一拐一跛，明显很费力。随行人劝他坐车，他不肯坐，总是说“快到了”。跟在后面的我们一行人深为感动，对这位身残志坚的“跛子将军”更生敬意。

说起“跛子”的来历，还是毛主席讲的“劫法场”救出来的。1942年刘志坚任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10月15日夜晚带领一个骑兵班，到六分区传达冀南区党委的指示，在一个村子与敌人遭遇。刘指挥向外突围的激战时，右腿被敌人的子弹打中骨头，摔下道沟里，被围上来的日军抓住。日军看到他的着装可能是个官，关押两天，问不出实情，要将其移送上级情报部门审讯。八路军一二九师和冀南军区领导获悉情报后，紧急制定营救方案，派出精悍部队，在日军押送刘志坚的转移路上设伏。当敌人进入八路军伏击圈之后，营救队伍猛冲上去痛击押送的日军，战士们把刘抬下车，一大个子背起就跑。当日军得知被劫走的是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是迄今俘虏的八路军最高将领时，惊呼：“上当，上当。”50年代初，刘志坚调任总政工作，有次在怀仁堂东厅，毛主席握着他的手打

趣道：“你就是那个劫法场救出来的，成了跛子的刘志坚。”刘敬礼回答：“报告主席，我是刘志坚。”

刘老将军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创建新中国，历经战火征程，斗志弥坚，立下创业功勋，晚年还乡老病残身，百感交集。这样步行一里多路，往左走近一幢大屋。刘将军说着“到家了”率先迈上大屋的台阶。

这是献冲泗洲坪上井头屋。刘将军首先走到左边两间旧泥砖瓦房前，他指着那间很破旧的房子，对第一次来到老家的夫人刘菜瑛和随行人员说：“我就是在这间屋里出生的。”

刘志坚将军1912年1月23日出生在这里一个叫刘梅成的贫苦家庭。



刘志坚将军与乡亲交谈

父母去世后，族亲搬去长寿街了，这老屋无人居住，已经很破败了。刘将军神情凝重，一边察看一边讲着：“我祖父辈有三个，父辈单传，家里贫苦，但父亲会做木匠，送我读了两年书，还做了这两间瓦房栖身。我13岁离开这老屋，去长寿街天主堂做长工。参加红军走了后再没有回来过这里，有55年，今天回来了。”

乡亲们闻讯都围上来，刘将军向这些老少男女挥手，和他们互相问候，提出要和乡亲们照相合影。他和夫人站着，招呼小孩子们都蹲到他前面，和大家照了后，这时有人送来了椅子，大家请刘将军坐着再照。刘老请几位年纪大的坐在身边，与他们谈家常，关切地问现在的生活吃住、生产收成如何？还慈爱地问身边小孩子上学读书的情况。

刘老将军和乡亲们愉快地谈着，休息了几十分钟，提出要去父亲的坟地看看。一行人步行去到山边的学堂坪，走到小学校东边的地头，一棵老茶树下，荆棘茅草丛中露出一个坟莹，坟头上新割去了茅草。刘老夫妇在坟前肃立行礼。刘老讲：“我去当红军后，家里被称作“匪属”，父母亲遭受到地方清乡队、挨户团的残酷迫害，到处逃难。1936年遭旱灾，父亲贫病交加，英年早逝。当时家里一无所有，乡邻只得用一张破草席将他包裹埋在这里，这是多年后请人收捡遗骨重新埋葬的坟。”讲到这，刘老将军难掩内心对先父的怀念，悲泪涕流，默默地从学堂坪山边走下来。

接近晌午了，刘老将军告别乡亲。他与送别的乡亲一个一个握手，激动地说着“再见，保重！”我在给他拍照时看到，他戴着淡棕色的太阳镜片后，眼泪双流。老将军一步一回头，无限深情地回望生养他的老家，走到机耕路上坐进车内后还放下车窗，朝外看着这父母般模样的乡亲，望着刻印着他童年欢乐记忆的青山绿水，依依不舍地挥手告别。我们等他的车子开动后，才上车跟行。

车子开进长寿街，刘老将军指着公路右边一幢旧房屋介绍说：“那就是天主堂，我少年时就是来这里做工。”

到了区公所，在稍休息喝茶时，刘老又给随行人讲：“我是在来到长寿街后，

才发现这里工人农民运动很火热，瞒着父母参加秘密活动的。1929年10月，红五军回到平江，我在街上第一次见到彭德怀将军。”

在长寿区公所食堂吃过午餐，稍作歇息后，刘老将军去长寿敬老院，看望院里的老人。听到说刘志坚将军来了，老红军方正军快步从房里出来，抢着他握手、问好。

原来方正军与刘志坚是老战友，曾任红三军团四师十团的团政委，长征时调到军团当总务科长，长征途中因在战斗中受伤又患病，不能跟随部队前行，经批准回来老家治疗，后来进敬老院休养，年已85岁。两个老战友相见，共忆当年烽火岁月，互问近况安好。方老讲：“文革中听说你也遭难，真担心的。那年国庆招待会听到广播念有你的名字，好高兴啊！”刘老说：“身不由己，一言难尽啊。”

刘志坚是我军文武双全的优秀政治宣传工作者，从1957年起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部部长，1966年5月“文革”开始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全军文革小组组长。他坚持根据中央“军队不能乱”这个根本原则，主持起草了一系列关于军队参加文化革命的规定，却为“四人帮”一伙所不容。在1967年1月被江青、康生扣上“军队反动路线代表人物”的帽子，并诬陷为“叛徒”，受到迫害批斗，被关押、审查近八年。

刘老将军说：“那时吴自立搞了一部《怒潮》的电影，来北京找我，要支持，争取到平江拍，我批给了‘八一厂’的陈播厂长。后来有人揭发我‘为彭德怀翻案’，文革中更说不清了。”

经毛主席、周总理干预，刘老将军1974年10月被解放出来，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委。1975年任昆明军区政委，1979年春他参与指挥了昆明战区对越自卫反击作战。1980年4月至1982年10月任昆明军区党委第一书记。1980年中央军委为他正式平反，1983年任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兼政委、党委书记。

从敬老院回到区公所，刘老将军和夫人商量，要随行的同志都留下休息，他俩与住在长寿街的家人一起去看老母亲的坟墓。当晚，刘老将军从长寿街回到县城住宿，第二天离开平江往长沙。返回北京后不久，刘老将军满怀对故乡乡的深情惦念，写下了《沁园春·老兵》一首：

“三湘路遥，五岭山重，血火征程。有太行万仞，安肯俯首；黄河怒涛，穷寇灭顶。中原逐鹿，徐海陈兵，神州乐奏赤旗升。颂歌起，万众唱教星，心随东风。”

年少弄家从戎，一腔热血志在大同。又谁识春日，风起青萍？历经寒暑，方知暖冷。痛定思痛，求实辩证，万马军中一老兵。得宽余，莫忘前车鉴，伏案笔耕。”

刘老将军1985年底退出领导岗位，1988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6年3月11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5岁。

# 不负青春 追求光明

## ——岳阳进步青年奔赴延安

□记者 欧梁

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及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正式形成，先后在延安恢复和创办了中央党校、红军大学（后改为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30多所干部“窑洞学校”。并先后在南京、武汉、西安、长沙等国民党的统治区公开设立八路军办事处或通讯处，招收和输送各地爱国青年去延安，壮大革命力量。延安成为全国人民的抗战中心，贫瘠的黄土大地犹如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

地处湘北抗日前线的岳阳青年，满怀报国赤诚，或三五结伴，或只身独闯，不远千里，投奔延安。仅在1937年10月至1939年冬，先后就有105名（不包括随红军部队到达延安的岳阳人）青年自发前往延安投身革命。岳阳县有赵禄吟（女）、毛仁村（女）等25人；湘阴县有沈绍龙、杨正凡等21人；湘阳县（含今汨罗市）有任楚、魏岳云、康濯等29人。华容县有刘大年、朱婴等28人；平江县的进步青年主要是参加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奔赴抗日前线，从平江直接去延安进抗大的有吴湘杰、余菊秀2人。

时任中共湖南特委书记的任作民就动员其2个儿子和3个侄女去了延安，这在湖南全省，尤其在其家乡汨罗，产生了很大影响，鼓舞着一批又一批进步青年奔向延安。

华容东山中学是组团人数最多的。东山中学是早期中共党员朱婴，奉时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主任董必武指示创办的一所培育抗日人才为学校。后来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学校被迫停办。停办后，校长朱婴率朱永焯、朱允一、朱永丽、吴应刚等14名师生，途经4省、150余座大小城镇，步行3000余里，历时2个月，终于到达延安。

去延安的路十分艰难，途中既要避开日军的阻击，国民党特务、宪兵与军警的盘查，还要面对长途跋涉、忍饥挨饿的困境，但任何艰难险阻也无法阻挡这些青年的前进步伐。一路上，他们不畏艰难险阻，百折不挠，巧妙与敌周旋，或改名换姓，化装成商人、挑夫或乞丐，或日隐夜行，绕小道，避险关，饱受磨难，历尽艰辛。

岳阳青年经过延安各类学校的培训，提高了思想水平，掌握了杀敌本领。他们毕业后，有的留在延安等地工作，有的参加了八路军，有的回家乡或深入“国统区”带领群众开展抗日工作。一些青年不惜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岳阳县的赵禄吟、王国雄等4人在战斗中牺牲。湘阴县的刘访南、湛治明，华容县的刘洪、张鉴、陈继本等成为革命烈士。还有不少同志后来成为各条战线的革命骨干或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有的还成为著名学者，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如汨罗的康濯在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后任八路军随军记者、晋察冀边区文化界抗日救国宣传部部长等职，从事文学创作50余年，成为我国著名作家。华容的刘大年在抗大毕业后，在太行山随军多年，为研究中国抗战史、近代史作出了重大贡献，成为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

在延安“窑洞大学”接受磨炼的岳阳人还有随红军长征到达延安的红军官兵们。抗大第一期第一科招收1065名学员里就出了22位开国将领，而平江籍的就有7位。他们既是学生，又是领导干部，华容的何长工就担任抗大副校长。平江的苏振华、王赤军、方正平等都曾担任过抗大的分队长或政治处主任。



刘志坚与老红军方国安交谈